

终不似，少年游（番外一、华安郡主）

我是皇帝姑母家的女儿，也就是皇帝的表妹，华安郡主。

但我与皇帝一向不是很熟，所以我决定先说点别的。

我有三个最好的朋友，文太医家的文素素，平远伯家的邱宁儿，还有尚书府的萧又然。我们从小在女学里一块儿调皮捣蛋，又一块儿挨罚抄书，结下的都是革命的友谊。

其中，我最喜欢的还是萧又然，我知道文素素和邱宁儿大概也是这么想的，因为她一向是全京城最好看的女娃娃，总让人忍不住想要亲近。

上天似乎把所有最好的东西都给了她，她有除皇室外最高贵的家世，有恩爱深情的父母，有兄长和姐姐的关心照拂。她是被所有人的爱呵护着长大的，所以她那么善良执著，温暖得像个小太阳。

因此，当我知道骆王心许于她时，并没有那么惊讶。没有人比骆王更能与她相配了，也没有人比她更配骆王，一般好看的模样，一般明亮的笑容，光是并肩站在那里，都叫人觉得美好。

在我心里骆王也是个万般周全的男子了，当然我心里还有另外一个，那是后话。

然后皇帝表哥第一次主动召见了，他向我问起萧又然，我说就是去年中秋宫宴那个穿着红裙的女孩时，也是第一次在皇帝的脸上看到了淡淡的笑意。

他是少年登基的皇帝，一向老成庄重，总是满脸心事，常常叫人忘了他其实也还不到二十岁而已。但是这一回，他终于显露出一个年轻男子对于理想爱情的美好设想，并且寄托到了骆王和萧又然的身上。

于是他从最英明的皇帝，变成了最溺爱的兄长，他纵着骆王在京城举办了一场接着一场的灯会，又为他选址造府，筹备赐婚。

就在所有人都期待着这一场盛世良缘的缔结时，将军府萧又然的大表姐病逝了，出于皇室天生的政治敏感，我越来越感到不安。

皇帝又一次召见我，问我：「如果进宫，会不会要了萧又然的命？」

他脸上是一种近乎绝望的惨然，我明白他已经是殚精竭虑之后的无计可施，心中不忍，便说：「以她明豁通达的性子，大概只会要她半条命吧。」

萧又然就这么带着剩下的半条命进了宫。

好在还有邱宁儿陪着她，我也能偶尔去宫里走动走动。更多时候我会去萧府陪一陪她娘亲，这是她进宫前托付于我的。

有一次快到萧府的大门时，马车的轮子因车夫疏于检查而意外松脱，就在我要坠车之际，有人伸手将我稳稳地接在了怀里。

是萧家的二哥哥，萧言。

我镇静下来，施施然行礼道谢，萧言亦是饱读圣贤之书的谦谦君子，不拘小节，将这一场意外的触碰止乎于礼。

只是从此我再也不能忘记自己跌落在他怀里那一刻的紧张和踏实。

辗转反侧的一个晚上之后，我下定决心要慢慢靠近他。我想出的计策就是向他借书，萧又从前说过，他二哥哥并非一味死读书的书呆子，还收集了许多历史传记和话本，我再去萧家的时候，便主动向他开了口。

萧言很是慷慨，打开了藏书阁让我随意挑选，还说若有弄不明白的地方，随时可以问他。

我便常常拉着文素素一起捧着书绞尽脑汁地想出些刁钻古怪的问题，然后在还书的时候去问萧言，以显示我的好学聪慧和与众不同。

可无论多么奇怪偏门的问题，萧言都会似笑非笑地为我一一作答。

后来萧又然告诉我，他二哥哥惜书如命，大部分的书都不肯外借的，连她也只能亲自去藏书阁里坐览。我才知道，原来这萧言真的不是个书呆子。

我就这么沉浸到了自己的爱情里去，借书，借字帖，还书，还字帖，每个月总有机会见上两三回，萧言依然总是对着我似笑非笑，顾左右而言他，一直克己复礼，不曾戳破窗户纸，但我知道，我们都在静静等待着命运的成全。

不久宫里突然传来消息，一路顺风顺水，进宫半年就被晋为明昭仪的萧又然，被褫夺封号，打入了冷宫。

宫里对外说的是她御前失仪，等我亲自进了宫才知道，她居然让大着肚子的邱宁儿踩在她的肩上去扒墙头偷看平远伯，真的是活该她最后被邱宁儿坐折了两根肋骨。尽管从小我们都这么干过，我也明白在宫里这样做是多么不可理喻。

邱宁儿因为怀着龙嗣被宽大处理，可我还是忍不住狠狠骂了她一顿，邱宁儿哭着说她比谁都后悔，又自我安慰说皇帝应该不会太为难萧又然，因为那天萧又然疼晕了之后，皇帝让人用自己的步辇送她去的冷宫，从没听说过有废妃是坐着皇帝的步辇被贬入冷宫的。

邱宁儿分析皇帝这么做是因为同样来上朝的骆王一直在外头看着，皇帝总得顾及心疼的骆王。我想起皇帝曾问我，进宫会不会要了萧又然的命，他既这么问，便是从一开始就要护着她的命的，我稍稍安了心。

骆王似是与皇帝达成了什么共识，一直安静地在东郊大营练兵，后来甚至心无旁骛地带兵去了江北演练，既然视萧又然比生命还宝贵的骆王都如此淡定，我更没什么好担心的了。后来听母亲说皇帝登基以后，冷宫就被改造得和从前大不一样了，永远都被阳光照着，不会再有阴暗邪恶滋生。

可是萧又然被关了三个月之后，皇帝依然没有要放她出来的意思，她的娘亲在我跟前急哭了几次，我最后决定进宫去求见一次皇帝表哥。

尽管萧家的大哥哥一向是皇帝的手足心腹，男人之间却有许多话是不能言明的，但或许可以和我这个表妹说上一说。

我到养居殿的时候，皇帝不在，让我在屋内等着，我瞧见书案上的托盘里放着一件新制的寝衣，一眼就能看出是萧又然的手艺。相熟的宫人告诉我，这寝衣放在书案上好几天了，皇帝不穿也不让收起来，只是没事的时候盯着发一会儿呆。

我也盯着那寝衣发了一会儿呆，皇帝回来了，我立刻说明了来意，问他什么时候可以放萧又然出冷宫。

皇帝却说：「就一直住在冷宫里不好么？衣食无忧，又有姐妹作伴，晚上还能看星星。何况皇宫于她本就是囚笼，出不出冷宫又有什么区别？」

我明白皇帝的意思，让萧又然一直呆在冷宫里，便不用在外面与皇帝周旋，皇帝也不用再夹在她和骆王之间，也算成全了他们的兄弟之情。

可是.....那寝衣.....

我噤着开了口：「可是你一直在思念她呀。」

「那又如何，」皇帝并不打算在我面前掩饰，「今日的局面于我们三个人而言，已经是最好的安排。」

我鼓起勇气道：「骆王与她此生早已无缘，你大可以选择由自己来护着她的。」

皇帝自嘲地笑了一下：「你是要朕自我欺骗，要她假意逢迎，再要骆王冷眼旁观吗？」

我的语气不禁激动了起来：「所以你不是要她关在冷宫里，你是要把自己的心关进禁闭，因为你已经爱上她了，爱到你怕自己多看见她一眼就会再也无法自拔.....」

皇帝缓缓打断了我：「华安，自古帝王都是配不上『情爱』二字的，你不需要用你小女孩的心思继续猜测朕了，把这些心思都留给萧言吧，朕答应过她会成全你们。」

「那你怎么.....不成全你自己？」

皇帝摆了摆手，不想再与我多说，示意我退下。

但我最后还是忍不住问了出来：「你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.....」

皇帝的手指摩过书案上的寝衣：「她那样的人，一旦靠近了，就很难不动心吧。」我抬头看见皇帝脸上苦涩的笑意，「骆王

如此，朕也不能例外。」

皇帝的决心没有人可以撼动，我只是一个放肆的表妹，他可以包容我的无礼，却不可能因为我的失望而动摇自己的心意。

直到冷宫里闹出了天花，萧又然守着齐昭容无论如何都不肯离开，皇帝叫我去劝她，可我深知她重情重义又天真执著的性子，只能无奈摇头。

最后皇帝大概是急透了，居然不顾所有人的劝阻，不顾自己作为一国之君的安危，亲身去接她，却依然失败了，还被太后责骂了半个时辰，摔碎了四个杯盏。

我有时想，如果是骆王，大概更会奋不顾身地去到萧又然身边，一直陪伴她，支持她，保护她。

但是萧言说：「皇帝和我们不一样，他肩上的担子太重，迫使他一直克制着自己，永远不能随心行事。」

我听出话里的玄机，转头问他：「我们？」

萧言说：「对，我们，我是可以随着自己的心来这里见你的。」

这是他第一次说出这样直白的话，我不禁烫了脸颊，只好转开话题，问他到底该拿萧又然怎么办。

萧言苦笑道：「她这般任性，无非是深信我与大哥定会替她孝顺奉养叔婶，她知我如此，我又如何不了解她，她如今是一心求死，谁又能奈何她。」

齐昭容死后，萧又然终于求仁得仁地倒下了。骆王原本去了江北演兵，一直被瞒着冷宫里闹天花的消息，这下便瞒不住了，骆王一人一马连夜奔袭回京城。

骆王大概已经疯了，听说他直闯冷宫，不管不顾地抱起昏睡的萧又然就要带她走，太后在院子里摔碎了多少杯盏都不管用，最后以命相逼才迫使他把人放下。

第二天文素素突然找到我，央着我安排她和骆王见上一面，说她能救萧又然。我自然不愿她去冒这个险，文素素只低着头说，若能救得活，便是死了也心甘情愿。

我安排文素素和骆王在迎风楼见了面，他们密谈了一炷香之后，骆王把文素素带进了宫。

我一辈子都没能想明白，自己安排的这次他们见面，到底是对还是错。

文素素救活了萧又然，却是以此要挟骆王娶她。

我最不能原谅的是，在邱宁儿血崩难产，我手足无措地派人去冷宫叫她的时候，她迟迟不来，直到邱宁儿瞪着眼睛闭了息。后来我才明白，她小心翼翼地守着萧又然，就像是守着一件骆王与她缔盟婚约的珍贵信物，生怕一个不小心就毁了自己的终生幸福。

文素素最终如愿披上大红嫁衣做了骆王妃，那一天骆王府前十里红妆，锣鼓喧天，羡煞了满京城的闺阁小姐。

只是皇帝与太后的缺席让我隐隐不安，结果文素素死在了她的大婚之夜。

我才想起，骆王曾托我去将军府要过萧又然大表姐用过的方子，又听说他几次召见为大表姐诊治过的太医密谈。原来他早已查出，大表姐的死和萧又然的入宫，都是文素素在背后一手策划。

尽管我生于皇室，从小明白人心险恶，依然还是不禁胆寒。但我不愿萧又然知道这些，骆王却已经将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。

骆王说，北地颇有乱势，他可能要去打仗了，以后萧又然只能自己面对深宫之中的风雪寒霜。

我小心翼翼地告诉骆王：「皇帝一向也是很爱护她的。」

骆王笑得明豁：「我知道，他若守不住她，我又如何放心地去为他守住北地。」笑容又渐渐暗淡，「只是他再爱她，也不能为她抵御内心深处的酷寒。」

那是骆王对我这个表妹说的最后一句话，后来他真的去了北地，然后再也没有回来。

大概是因为他确认了皇帝对萧又然的真心，所以选择了默默退出。

在我十八岁那年的中秋节，皇帝终于做主把我嫁给了萧言。

新婚之夜，我问萧言，再也不用把他珍爱的书籍外借了，是不是大大松了口气。

萧言揽我入怀，只说他此生最珍爱的，从来都不是书籍。

又一次回到他温暖踏实的怀抱，我觉得自己幸福得好不真切，像在做梦。

我们这样的出身，婚姻从来都不由自己做主，从前我总是羡慕骆王与萧又然这对神仙眷侣，总是惆怅自己不知会被胡乱指给哪家的纨绔子弟，甚至最惨的可能是要去外邦和亲。却没想到，我们四个小姐妹，最后只有我嫁得如意郎君。

我依然会将文素素当作我年少时最好的玩伴，因为我渐渐明白，文素素并非没有真心对待过我们，只是在面临一些抉择的时候，我们被她舍弃了而已，被舍弃就被舍弃了，没有什么值得怨尤的。

萧又然说我婚后生活甜蜜，人也变得旷达通透了。我也明白了她的天真，永远被爱包围着的人，是很难体会到这个世界的恶意的。

我想到了骆王，他从小在深宫之中长大，所处的环境远比我更险恶复杂，却依然保持了一颗赤子之心，大概太后和皇帝也为之付出了不少努力吧。

骆王最终在北地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，然后永远地留在了那里。

皇帝又一次召我入宫，他总希望在这种时候有我能陪着萧又然。萧又然却并没有什么激烈的反应，只是说骆王早就不要她了，现在她也不要骆王了。

我听着心痛，让她不如当作骆王是在北地战死了，一了百了，重新开始新的人生。

萧又然摇了摇头：「若他死了，我也决计是活不成的。」

我难过得抱住了她，这样也好，知道彼此都还在千里之外好好活着，两个人也能多苟延残喘些时日。

萧又然与皇帝的关系也日渐缓和了许多，但她永远是被动的一方，没什么好说的，我便逮着机会想从皇帝嘴里套一套话，却依然被皇帝禁止用小女孩的心思揣度他，少妇的心思也不行。

终于在某个我不知道的时刻，萧又然接纳了皇帝，做了皇后。但我一向知道皇帝的深情，打动萧又然这样善良又懂得感恩的女子，都是迟早的事情。

后来我怀孕了，生下了念念。念念的名字是皇帝起的，是我在与萧又然讨论时，他插了一嘴，我一听就喜欢，但萧又然死活不让，非要留着给自己女儿用，皇帝只能笑着说等生了女儿再另想。

可惜皇帝再也没有机会施展他起女孩名字的才华了，萧又然连着生了两个儿子，然后经常就编着理由地骗我带念念进宫陪她。甚至在她的熏陶之下，念念从小也变成了资深女工达人。

萧又然是爱极了念念，常常念叨着要她做儿媳妇，我只当她是说着玩儿，谁知她居然真的要把念念嫁给承安。那我当然不能答应了，从我母亲到我，整整花了两代人的时间才终于逃离了宫墙，谁也别想把我的宝贝女儿再坑回去那个破皇宫。

我抡起袖子就准备进宫撒一顿泼，却看到了承安和念念并肩站在御花园的牡丹前赏玩，像极了年少时看见过的一对神仙眷侣。

回过头，萧又然也在不远处看着，然后笑盈盈地和我说：「你看他们，多美好呀。」

我就这么允下了这桩婚事。

不久之后，骆王在北地病逝的消息就传到了京城。

我想起很多年前萧又然跟我说过的话：「若他死了，我也决计是活不成的。」

她真的就这么倒下了。

我还以为，皇帝这么多年的深情，早已捂热了她的心，却又想起骆王说过的酷寒，只有他们彼此才能体会的内心深处的酷寒。

她太难了，她谁都不愿辜负，最终却谁都对不住。

我一直陪她走到了生命的最后。她临终的时候叮嘱皇帝，一定要好好活着，不要像她一样傻，不要把烂摊子留给孩子们。她一直知道，一直体谅，少年皇帝太苦了，过早地承担了过多的

重任，总是被命运裹挟着去做一些逼不得已的事，永远都是身不由己。

皇帝说好，他永远都在对她说好。

就算她说：「下辈子我不要再遇见你。」皇帝也依旧在说好。

而她最后对皇帝说的话是：「也谢谢你，让我永远都不后悔这辈子成为你的妻子。」

萧又然走了，我愈发讨厌这个破皇宫，我的三个好朋友就这么一个接着一个被它夺走了鲜活美好的生命。

我渐渐地再也不去皇宫，只是嘱咐念念要好好孝敬她的公爹。话却是白说了，承安带着念念四处周游天下，每年只在萧又然和邱宁儿祭日的时候回来，呆不到两个月就又跑了，连续三个孩子都是在外头生的，直到该进学的年纪才带回京城安居下来。

我每年都要去看萧又然和邱宁儿，还有文素素。皇帝未再立新的皇后，我原以为皇帝对萧又然一往情深，必然每年要大肆祭奠，悼文追忆，却不曾想他连萧又然的陵墓都不怎么会去。我也懒得去猜测了，反正他一向禁止我用自己的心思揣度他。

我也渐渐老了，女儿生了外孙，外孙又生了重孙，我活了七十三岁，大概是开国以来最长寿的郡主了。

而皇帝，一定是最长寿的皇帝，他比我活了更久，我终究也不知道他到底活了多少岁。就连承安和念念都老了，最后皇帝不

得不在自己的孙辈里挑选继承人。

我临走的那天，皇帝也来送我。其实多年未见，我已不太认得他的样子，但他叫我「华安」的时候，我还是立刻想起了他，自从夫君走后，就再也没有人会这样叫我。

皇帝说：「华安，如果你到那边见到了他们，劳烦你给朕托个梦。若她问起，你就告诉她，朕一直听她的话，把孩子们护得好好的，把百姓也护的好好的.....若她不问，你就只给朕托个梦罢。」

我垂目允诺，然后最后一次揣度了皇帝的心思：

只能劳烦你给朕托梦，因为这么多年从来不敢去打扰他们，不敢以皇帝的身份祭拜，唯恐皇后的名号会再一次拘住她的清灵。

不敢奢求她还念着朕，自古帝王都是配不上「情爱」二字的，朕这一生已是无怨无悔。

但是闭上眼睛我才知道，其实人是没有来世的，这一生一世，就是生生世世。

这一生的错过，就是生生世世的错过。

这一世的相逢，就是生生世世的相逢。

□ Angel Cui

